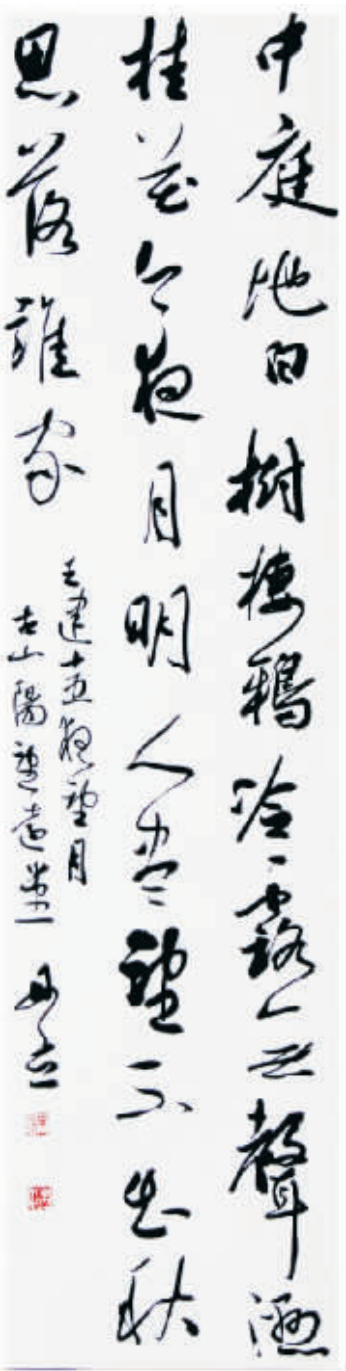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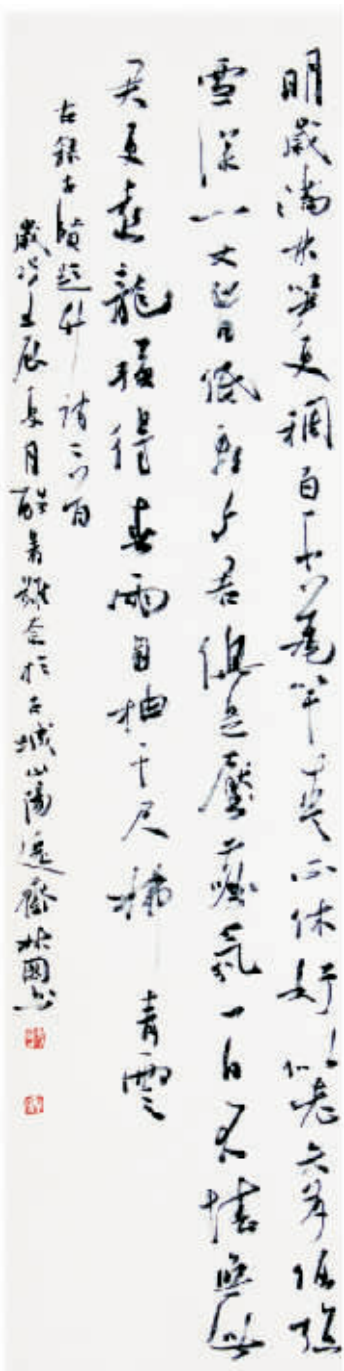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焦作市青年书法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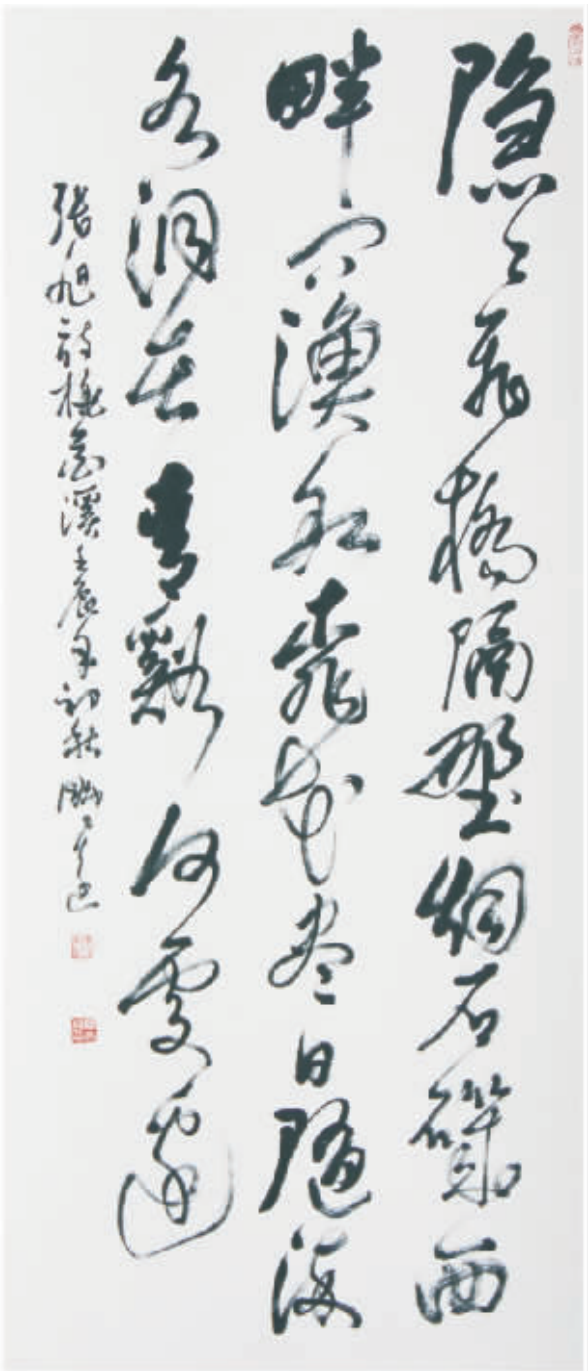
▲ 李立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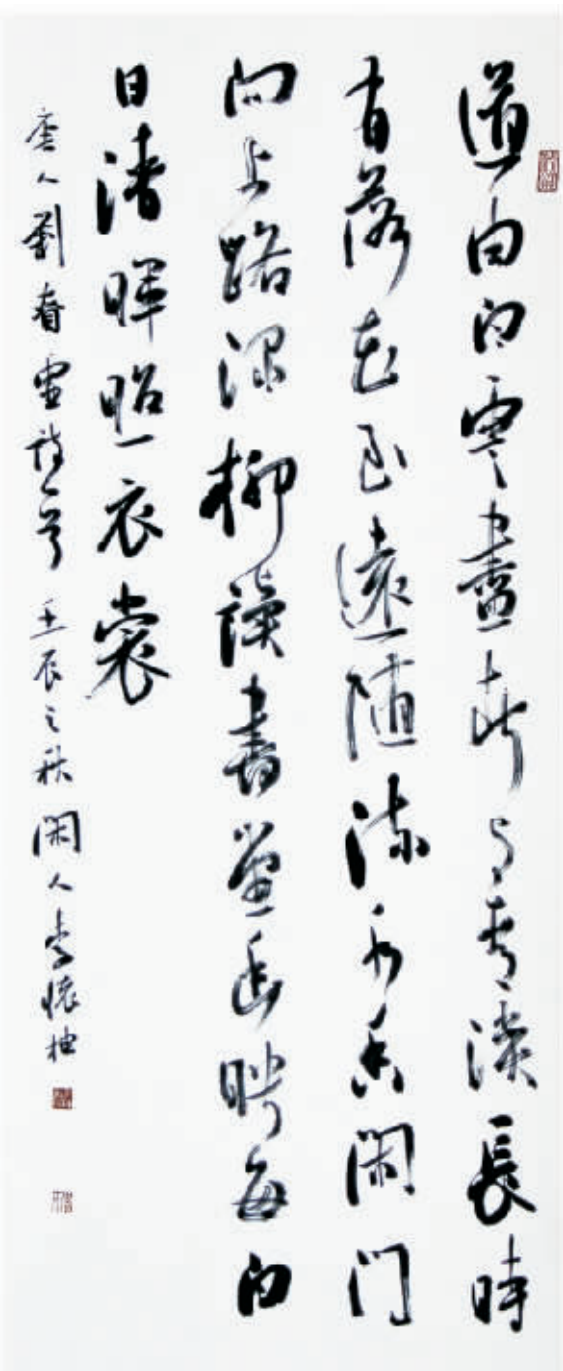
▲ 史林国 作



▲ 李志强 作



▲ 李鹏远 作



▲ 李怀栋 作



▲ 张之骞 作

美国“死亡教育”:不可落下的人生必修课

翻开近期的报纸,类似的新闻频频出现:今年2月,在上海的杨浦区和浦东新区,得知小区里要建临终关怀医院,当地居民拉起“反对在小区里设太平间”的横幅,发送抗议的传单;4月,在浙江杭州,又有200多位居民签署“抗议书”,反对在小区里建承担临终关怀的护理院……

这些抗议者的理由是“不想与死亡为伴”,因为这会影响心情,影响生活。对临终关怀的误解背后藏着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也暴露出国内死亡教育缺失的软肋。死亡是每个人终将面临的课题,不能理解死亡,就无法理解生命为何有限,人生中的取舍、抉择为何珍贵。

国人落下的“最后一课”必须尽快补上。而美国的经验,也许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为孩子们解释死亡

7岁的蒂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拉着他的手,对他笑了笑,他回了我一个笑容,过了一会儿,他闭上了眼睛,看上去像睡着了,老师说他死了,再也不会回来……爸爸说我是个勇敢的男子汉。”蒂米确实很勇敢,许多成年人未必有他应对得好。就在这一天的下午,蒂米和他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梅奥医院,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体验了一节独特的“死亡情感教育课”,他们将花瓣撒在临终者的床上,并勇敢地握住处于弥留之际的老人的手,向他送上祝福的话,

然后微笑着目送他告别人世。

这种类似临终关怀服务的体验,实际上是美国“死亡教育”课程的一种,在许多美国中小学校受到普遍欢迎,大人们希望借此让孩子们能正确毫无阴影地看待死亡。

美国的死亡教育,正式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赫蒙·费弗尔在1959年发表了第一部死亡教育的代表著作《死亡的意义》。1963年罗伯特·富尔顿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开设了美国第一门正规死亡教育课程。其后它的影响不断扩大,受到了各级学校、社会及有关专业领域的接受和重视,现在,“死亡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已在全美大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普遍实施。

美国人认为,孩子一般从四五岁开始对死亡产生好奇与疑问,如果得不到父母或老师的正确引导,无法获知真相,容易被笼罩在死亡的神秘面纱之下,产生错误或片面的死亡认知。所以对幼儿来说,死亡教育的意义非常深远。美国人希望以温和浅显、生动形象的方式向孩子们作出关于“死亡”的解释,并把这种“死亡教育”视为一种“情感知识”存入孩子的知识库。可能有那么一天,家中一只小狗小猫或家庭成员真的去世时,孩子便能动用他所需要的情感知识,来理解他面临的深深悲伤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不同方式相同目的

但是死亡教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也有许多问题,该用怎样的教材、采取怎样的教

学方式,如同性教育、艾滋病教育、消费者教育一样,在美国各地的学校里引发争论。目前美国各个中小学校的死亡教育,课程和教学方式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差异。有的中小学校根据当地情况及风俗特色,开设了具有独立科目的死亡教育“特色课”,如预防自杀课、死亡问题心理课等。但更多学校,不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科目,而是纷纷将死亡教育的内容渗透到健康课、社会课、文学课、科学课、生物课等科目中,也形成了一定的课程特色。

蒙大拿的儿童心理学家阿斯莫老师选择在文学阅读课上,给孩子们阅读儿童文学作品《海盜伯里斯》。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伯里斯的海盗,他和他的海盗伙伴们身体强壮、贪婪大胆,突然有一天,他们养的一只鹦鹉死了,伯里斯和所有的海盗都哭了。

阿斯莫问:“同学们,大家一直以为海盗是残酷没有感情的,但为什么这个故事,却是以海盗同情鸟儿死亡作为结束?”然后阿斯莫与学生一起热烈讨论海盗与死亡的联系、生命的脆弱与珍贵等问题,原本冰冷的死亡话题,逐渐充满温情氛围,孩子们表现出对死亡的理解和体恤。阿斯莫认为,儿童文学作品《海盜伯里斯》,能在更广泛的意义向上向孩子们说明对于任何人“死亡都无法避免”和“生命都十分重要”的观念。

阿斯莫老师认为死亡教育不应该局限在某本教材里,如何通过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直面死亡才算成

功。

美国肯恩大学诺尔·玛鲍教授的办法比较极端一些,但等待上课的学生名单已经排到3年后了,这大概能说明他成功了。玛鲍会带他的学生参观一座公墓、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与杀人犯见面)、一家临终关怀医院、一座火葬场。他布置的作业与众不同:给他们去世的亲人写一封告别信或为自己写下悼词和遗嘱。虽然这样做显得恐怖,但学完了玛鲍的死亡课程或者类似课程的学生学会了一项重要的技能:坦诚谈论死亡。

这基本代表着美国人对“死亡教育”两大基本目标:一是坦诚面对死亡事实,正确认识死亡;二是同时把它作为情感教育的一部分。

当格林湾威斯康星大学的人类发展学教授伊莱娜·丘皮特在1984年提议开设死亡课程时,她的系主任问道:“谁会学那样一门课呀?”但这门课随即人满为患,学校被迫将报名人数限定为50人。

根据《死亡与临终手册》一书的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各地开设了600多门与死亡相关的课程。而今天,数以千计的这类课程可以从不同学科里找到——从健康学、哲学到医学。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仅将死亡当成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来对待:所谓的死亡聚餐越来越受欢迎,人们喝着啤酒讨论死亡的话题。大量的事实证明,美国死亡教育积极开拓了生命的意义。

世博

古代“政务公开”何以多不给力

今天我们强调“政务公开”,如果将之理解为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使公众都能知晓,从而提升政府运作透明度的话,那么这种制度至少在形式上是古已有之的。

“以民察官”

让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政府思路,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听取并应对民众的反馈与要求,不仅有利于政策推行和政令实施,而且还有助于降低治理成本。王安石推行新政,先通令“榜之诸县,凡民所未便,皆得自陈”;司马光反对新政,也倡言明下诏书,“不以有官无官,凡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无一不是如此。

进一步看,一定程度上的政务公开还能发挥“以民察官”的监督作用。明代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出令严禁地方政府滥设协管人员,要求各省布政司及府州县诸司衙门,各将本衙门文案书吏和应役皂隶的编制与姓名“明出榜文,告之于民”。凡此皆可归作人事公开一类,有助于去除壅蔽,提升中央对编制与人事活动的管控。

一张黄榜关联千家万户

皇帝即位、改元、生子、疾愈,乃至陵阙塌陷、宫殿失火这些喜庆灾患,看似多为与老百姓浑不搭界的皇帝家事,其实大有干系。按历代相沿的传统,凡通报这些信息的政府文告,按例多包含有体现“皇恩浩荡”的恩赦条文。恩赦的内容可以涉及多个方面,直接关联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是减轻或免除由民众负担的徭役赋税:如北宋元符三年四月,刚即位的徽宗,又得一子赵亶,喜上加喜,“思布惠泽于天下”,宣布豁免所有元符二年以前老百姓拖欠政府的债务,同时全部免除元符二年的秋苗钱。

总之,广大民众以利益攸关之故,莫不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中央文件”的准确传达。然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历史上像这一类政务公开在效率和准确性上往往是很不给力的。直至宋仁宗天圣年间,经参知政

事王曾提议,始将印刷技术普遍应用于政务公开:诏书发布,先在有关部门连夜锁门雕版,经校勘“勿使一字有误”交付印刷,由都进奏院下发马递铺,以日行五百里的速度送达各府州。州署要赶快举行集会宣读,同时“以黄纸印刷给县镇乡村晓示”,就是用黄纸印刷供给基层张挂,即小说戏曲、民间传说中所谓的“黄榜”。

古代民众最为关心的首先在赋税征收方面,因此也是历代政务公开的重点所在。宋代州县起征两税前,必须先出榜谕将有关规定详细布告于民。曾任县令的李元弼要求,光在县署和紧要热闹去处不够,还要将榜文“小作印板,印给耆长,每村三两道”,由此确保传达到每个村庄。

“透明化”不致“打闷包”

以上规定大多是引导官吏施政行为趋向规范与透明化的,而历来贪官污吏勒索侵蝕,多靠暗箱操作才能得逞,所以体制内自上而下,层层都有隐匿信息、阻碍公开的力量。南宋高宗皇帝抱怨说朝廷为减轻民众负担一再颁诏,科率都有数目限定,要求出榜公布,使民间周知,没想到“官吏为奸,恐民间尽知数目,不得而欺隐,所以不肯出榜耳”。这以后又有校书郎王十朋上疏说现在的“监司司令多不得人心”,列举三条,第一条就是“不宜诏条”。然后一针见血,揭示何以“不宜”的原因:因为这些政策和信息都是“有便于民而不便于吏者”,于是全力隐瞒,“故上虽有良法美意,下不得而知者多矣”。如此封锁,谰论落实,结果导致“宽恤之诏屡下,然而实惠未孚民”。

历代相沿的保密传统也是束缚政务公开的因素之一。汉魏时期,“漏泄”或“探知秘事”都是严重的职务犯罪,不少高官因此罹祸。对此,有识之士多予批评,晚清御史赵炳麟批评“近年国家行政多尚秘密”,乃使“举国之人耳目愈闭,视听愈惑,以致弊端百出”,弊端之一就是“司员奸黠者”遂得趁机权力寻租,加速吏治腐败。由此可见行政越不透明,官吏越容易以权谋私。

完顺绍元

学生升学“跟着兴趣走”

武汉首创小学到高中“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据新华社电 射击是武汉市75中的体育特色项目,初二学生杨逸已经训练两年,去年还和队友在武汉市第九届运动会上取得喜人成绩。原本想着高中没有对口开设这一特长项目,自己三年的训练成果就要白费,但新的政策让他看到希望。

记者27日从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获悉,该区首创从小学到高中“一条龙”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让学生升学可以“跟着兴趣走”。

调查显示,2010~2013年江汉区属中小学5.3万名学生体育健康水平虽略有上升,

但是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胖墩”增多,学生运动速度、爆发力等体能指标呈下降趋势。

为了增强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从今年年初开始,江汉区在华中里等部分学校推行体育家庭作业,学生每天回家都要跳绳、投沙包、仰卧起坐或跑步。“把日常的体育锻炼作业化,对增强体质健康具有积极作用。”江汉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

在体育家庭作业的基础上,江汉区在全区指定中小学推广田径、游泳、足球、射击、花式跳操等17个体育项目,逐步形成

以一所学校为核心,小学到高中连贯的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学校通过课堂教学和社团活动等方式让每个学生都能掌握基本技能,在普及的基础上组建运动队加强训练。

“在学校推广体育特色项目是文化教育的有益补充,可以培养学生的健身习惯,教会学生基本的运动技能,对他们一生都有用。”江汉区75中学校李锐说,目前75中除了射击这一传统优势体育项目之外,还计划引入毽球。

杨逸的父亲杨军告诉记者,参加射击

项目训练后,孩子体质得到明显改善,注意力和耐心也增强了,学习成绩一直排在班级前三名。现在高中学校能够对口开设体育项目,孩子就计划报考有射击特色项目的高中。

江汉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通过组织参加校际比赛和全国联赛等形式提升体育项目的趣味性,激励学生积极参与。今年计划投入近百万元作为项目建设基金,鼓励学校打造特色项目。对于在各类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学校,将根据比赛成绩进行奖励。